

法医断案

— 宋慈的故事



法医断案

——宋慈的故事

甘景山

陈龙

陈冬至 封面、插图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法医，多么神秘而又令人敬佩的职业。你知道，我国历史上有一位被全世界公认的著名法医吗？他就是南宋时期的宋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宋慈迷上了法医，由于他的刻苦勤奋，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医学专家。他为官二十余年，运用丰富的法医知识和高超的破案本领解决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案件。他的名著《洗冤集录》是世界最早的法医专著。同时，他还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作风廉洁的官吏。本书讲述的就是宋慈如何侦破各类人命案，如何解救受难百姓、惩办罪犯的故事。

法 医 断 案

——宋慈的故事

甘景山 陈 龙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印张 48千字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定价0.60元

目 次

写在前面.....	1
到麻沙镇.....	4
拜师.....	7
测温捉凶.....	13
拷盐篓.....	16
密林灭匪.....	21
油伞验伤.....	25
他是怎么死的?	31
辨药.....	38
晒镰刀.....	43
猴子与公子.....	49
验骨定罪.....	55
烤沙救命.....	62
茜草和甘草.....	66
济粮.....	71

烧猪	76
芝麻人	81
种粟风波	88
石匠雪冤	93
他是妖怪吗?	97
桦树皮的秘密	102
著书	106
雪冤禁暴	111
墓志铭	118
后记	123

写在前面

公元一一八六年，也就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宋慈诞生在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一个官宦人家。

七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同乡吴稚先生办的私塾里去读书。这位吴先生，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很有学问，书也教得好，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宋慈跟着吴先生学到了不少知识。

二十三岁那年，宋慈考入了临安太学。临安就是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当时是南宋的都城。临安太学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学府了。宋慈入学的时候，著名的学者真德秀正在这里教书。一次，真德秀读到一篇文章，不仅文采夺人，立意也不俗，不禁大为赞赏。一打听，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宋慈写的。真德秀立刻派人去把宋慈找了来。他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青年，只见宋慈身材修长，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带着一股倔强的气质。再一交谈，真德秀又发觉宋慈志向远大又踏踏实实，心中着实喜爱。他当下决定把宋慈收为自己的学生。有了名师指点，宋慈自己又非常勤奋，学习长进

很快。他下决心，将来要做些对国家对百姓有益的事情。

和许多封建社会的文人一样，宋慈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三十二岁，他考中了进士。本来，朝廷已命他到浙江任职。可这年他父亲病故了。按当时的规矩，父亲死了，儿子一般不能外出做官和经商，要在家守孝三年。于是宋慈便回到家乡为父亲守孝了。

就在这几年中，宋慈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使他的生活道路也发生了转折。他没有象一般文人那样，追求仕途的通达去爬上高位，而是追求科学，并终于成为我国法医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下面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麻沙镇

宋慈为父亲守孝，闲居在家。没什么大事可做，整天就在书房里读书写字。一次，他翻到一本名叫《折狱龟鉴》的书，里面讲的是审断疑难案件和平反冤狱的事。宋慈看完以后，长了不少见识，很高兴，又一连读了好几遍。他想到，将来自己还是要出去做官的。碰上有人来打官司，要是没有断案的本事，那就糟了。自己出丑不说，还会让坏人逃脱，使无辜的人受害。

宋慈想到这些，决定要好好学习有关断案的本领，还要掌握国家的法律。他把家里的书都翻了出来，可这方面的书太少了。到邻居家去借，也没借着什么。他正着急，有个朋友提醒说：“附近麻沙镇的书坊（当时印书的地方），收藏的书可多呢，说不定会有这方面的书，你不妨去找找看。”

“对呀！我怎么把它忘了。”宋慈经朋友一提醒，高兴极了。

第二天，他吃过早饭就上路了。麻沙镇在建阳的西边。南宋的时候，这里的书籍刻印业非常发达，在这

里刻印的书都叫“麻沙版”。麻沙版曾销行全国，很受欢迎。宋慈来到镇上，找到书坊，推门走了进去。

屋里很安静，只有一个老先生正低着头，聚精会神地雕刻书版。宋慈不声不响地站在旁边看。只见老先生把写在薄纸上的字反贴在方块木板上，顺着笔划一刀一刀地刻着，十分利索。宋慈看得入了迷，不觉脱口说道：“真是好手艺啊！”

老先生听到说话声，抬起头，打量了一下宋慈：“你是……”

“打扰了，学生姓宋名慈。您就是祝先生吧？”

“正是。请坐，你到我这儿来是想买书的吧？”

“最近我正在学断案折狱的本事，不知老伯这里有没有收藏这方面的书？”

“有一些，可都是孤本了。早年还想再刻重印，现在不想刻啦。”

“那为什么？”

“你还年轻，不懂。如今世道太乱，无赖歹徒到处作案。这些书上记下了许多作案的办法，要是落到他们手里，不是可以用来坑害百姓吗？你一个书生要这些书做什么用？”

“不满老伯，去年我考中进士，已为朝廷命官。本来要去浙江任职，因家父去世，在家居丧。我想趁这个

机会，学点断案本领，有朝一日能够为官，一定为民洗冤，惩处为非作歹之徒。”

“好，有志气！”

宋慈一席话，感动了这位白发老人。他立即放下手中刻刀，站起来，对宋慈说：“来，跟我到楼上看看。”

宋慈跟在祝先生后面，走到楼上。祝先生打开房门，一股霉气扑鼻而来，堆在墙边的一摞摞旧书，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祝先生说：“我还得去刻版呢，你在这里慢慢找吧，要什么书你就拿好喽。”

宋慈连忙走进去，一本又一本地细翻起来。书上的灰尘被翻得乱飞，把宋慈呛得直咳嗽。可他毫不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翻着、看着。不大一会儿，他已经挑出了一大堆书，有五代后晋人写的《疑狱集》、宋人著的《续疑狱集》、《谏狱集》（谏 yàn）、《内恕录》、《慎刑说》、《未信篇》、《结案式》……宋慈如获至宝，把这些书一本本地翻了好几遍，恨不得一下子就读完。

将近中午时分，宋慈已挑出一大堆书，人也累得满头大汗。他用沾满灰尘的手去抹，涂得一脸黑。他顾不得这些，抱着书下了楼。祝先生看他那副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这书呆子呀，挑了这么多？好，这些书就送给你读吧。”

宋慈谢了祝老先生，挑着书回去了。

拜 师

宋慈如饥似渴地读着从书坊拿回的书，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

书读得多了，他对断案的事渐渐开了窍。他懂得了，要能正确断案，不但要多读书，还得学会验尸。因为从被害人的尸体上，往往最能查明作案人的手段和线索。可宋慈闲居在家，没有机会接触被害人的尸体。要想学验尸，谈何容易！宋慈想到了肉铺，那儿不是常常杀猪吗？于是，他就常到肉铺去看屠户杀猪，仔细观察猪的五脏六腑的构造和位置，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人家请教。回到家里，再把看到的和问来的记在纸上。有的人见他经常往肉铺里跑，就笑话说：“宋进士，放着官不做，倒想当杀猪的了。”

每逢这时候，宋慈总是一笑了之，根本不理睬别人的嘲笑。

一天下午，村里陈老大的家里突然传出阵阵哭声。凄惨的声音引得乡邻们都赶来探问，宋慈也夹在人群当中。人们围在陈家院子里，只见陈老大直挺挺地躺

在地上，他的妻子边哭边喊着。

大家忙问这是怎么回事，陈老大的妻子抽抽搭搭地说：“我带着孩……孩子刚从娘……娘家回来。一进门，他就躺……躺在这儿，已经断气了。这叫我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

有几个亲戚忙上前劝慰：“快别哭了，还是赶紧料理后事吧！”

可村里许多人都觉得陈老大死得奇怪，纷纷议论起来：“老大身体棒得很哩，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死了呢？”

“是呀，昨天我还见他下地干活呢！”

“莫不是被人……”

大家听了这句半截话，立刻紧张起来：“人命之事，不可乱讲啊！”

“还是请徐仵作(仵 wǔ)来看看吧。”

那时候，有一种专门检验尸体、代人殓葬的吏役，叫“仵作”。这徐仵作是本村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一会儿，徐仵作被人叫来了。他看了看尸体，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惊疑神色，对陈老大的妻子说：“不要马上入殓，还是赶紧报告官府吧！”

在场的人听了，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宋慈早就在注意观察徐仵作的一举一动和表情，等徐仵作从院

里走出来，他便赶上前去说道：“徐伯伯慢走，学生有事请教。”

徐作作扭头看见了宋慈，心想，我这个同死人打交道的人，地位比乞丐还不如，哪有文质彬彬的少爷会向我请教的道理呢？他以为宋慈在和他开玩笑，就拱了拱手说：“我还有别的事，少爷。”

“徐伯伯，学生真的有事请教，请您老到舍下稍坐片刻。”

徐作作见宋慈说得诚恳，不象是捉弄自己，便跟着宋慈到了宋家。宋慈又是让坐，又是泡茶，还端出一大盘牛肉和一壶酒。徐作作一见，连忙说：“这怎么使得，再说，我也不会喝酒。”

“听说干作作这一行，没酒不吃饭。您就别客气了。”宋慈说着，给他满满地斟了一碗酒。

徐作作也不再推让，端起酒碗一口气喝干，用袖子抹了抹嘴，说：“少爷，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问问，您以为那陈老大是怎么死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徐作作以为宋慈和这件人命案有牵连，心中有点提防。

“我是想跟您学点儿验尸的本事。”

这下徐作作更奇怪了：“你已经中了进士，很快就出去做官，干嘛要学这又脏又臭没出息的营生呢？”

“人各有志，我就是喜欢学验尸。”宋慈笑着回答。

“你可真是个怪人。我干了几十年的仵作，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读书人愿意干这一行呢！”说罢，他又忽然象明白了什么似的：“噢！你大概是想当法官吧？”

“这下让您老说着了。我是想当法官，现在先跟您学学验尸。要不然，将来被那些有钱的人买通了仵作，合伙骗我怎么办？”

徐仵作哈哈大笑，连连点头说：“是呀，当法官还非得会验尸不可。不过，这玩艺儿也没什么难的，时间长了，自然就能摸到其中的门道。这叫功到自然成。”

说到这里，徐仵作的脸上显出几分得意的神色：“人最常见的是病死、老死。这样的尸体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如果是服毒而死，七窍必然流血。就说刚才陈老大吧，身上没一点儿伤痕；脸上也干干净净的。可我看他的嘴里、耳朵里和鼻孔里都有血迹，所以估计很可能是被人毒死的。”

“噢？”宋慈吃惊得张大了嘴。

徐仵作又低声说：“此事还需官府查问，你先不要声张出去。”

宋慈又给他斟了一碗酒，徐仵作“咕嘟”喝了一大口，接着说：“还有一种情况，是凶手害死人后，又伪造成受害人自杀。遇到这种事儿，就比较麻烦了。就说上



吊吧，先要看看死者的脖颈上有没有用绳子勒出来的很深的索沟，如果没有，或只有很浅的绳印，那就有可能是先被人害死后，再吊上去的。这些嘛，一下子也说不完。你要是看得起我，等有工夫，咱爷俩再好好聊。”

宋慈一听这话，立刻站起身说：“那您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说着，他向徐作作深深鞠了一躬，慌得徐作作一个劲儿摆手，却又高兴地笑了。

从此以后，宋慈经常找徐作作学习验尸。徐作作也把自己平生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宋慈。宋慈把他讲的，逐条整理出来，工工整整地记在纸上，放在书箱里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使用。

